

卷一百二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二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農種穀牧于坳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爲草場近日盡爲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爲厲禁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皐馬句佚特句教駹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

鄭玄曰皐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駹始教乘習之也三歲曰駒攻騾之

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挫則括中耳後
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
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廐始牧夏序廐馬冬
獻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
之以蓐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
廐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
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燠之以廐夏之
炎也則涼之以廐其養也殆無異於人則其馬
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
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
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
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
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
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平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澍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馮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不使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真如此則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時牡者氣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禘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澍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群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踴齧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
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
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
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

戎僕也

及七駟咸駕載旌

折羽日旌

旄曰旌

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

即夏北而楚也

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駟謂

趣馬主為諸官駕說

音者也

孔穎達曰七駟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六

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七既班馬政乃命
戎僕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旌既畢授此
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
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陣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
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
設行陣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
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
而又命掌教之職吁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
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

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觀玩

先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羸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羸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爲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之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醢與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二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死者十萬餘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關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出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脩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武帝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焉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駟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于此可見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唐書開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馱騊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卽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卽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

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閑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

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肄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函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

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開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宜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

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七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

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群號之等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二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

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爲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爲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將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

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特之事尤爲切於事情出

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爲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大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
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不
言牝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
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牝馬魯
今屬兗州左氏云異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
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
皆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
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
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臣
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
地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
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
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
後馬畜蕃盛

臣按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
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
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
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

馬政者特以爲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閑暇之時而豫爲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故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關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馳炒后掠前此馬之良也臣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聞捷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按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爲武備內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

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聞健祁之言
蓋有得於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夷狄
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臣請於西北沿邊一
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
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虜使不敢越
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騎二騎以爲奇而
驅馳必精健之足步以爲正而什伍皆健聞之
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
戶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陪備

宋宗治平中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

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
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
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
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
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踰百年于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脩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制畜養之規脩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兌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會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脩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蓋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之家各繫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牧馬之政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四



